釋清華簡《五紀》中與“東壁”之“東”相當的字

（首發）

張新俊

中國海洋大學

在2023年公佈的清華簡第十三冊《大夫食禮》中，表示“加重”之“重”與“重複”之“重”的“重”字，在形體上是有所不同的。先看下面的簡文（釋文盡可能採用寬式。下同。）：

（1）主降，復處，客進，坐，合席□□□【一六】“……**童（重）**之以義拜。”《大夫食禮》簡16—17

（2）客乃自席南端坐，卷**童（重）**席，奠之西序之端。客者爲客辭：“某大夫，君爲臣貺寵之而**童（重）**席，辭弗敢奠。”客者辭客：“某大夫自辱也，固下薦，何辭之有。”客者命人損席，賓主乃跪，客坐，且以左手移**童（重）席**，客者告客：“某大夫待矣。”《大夫食禮》簡25—28

（3）客乃進，當階北面，拜貺。客者爲客告：“某大夫拜貺。”客者爲主辭：“某大夫疏食，不足以**童（重）**辱君，辭君不於上。”乃至致升，客成拜，主答拜。《大夫食禮》簡33—34

以上簡文中，整理者釋作“童”讀作“重”的字，其實有兩類不同的形體，分別寫作如下之形[[1]](#endnote-1)：

A：簡17

B：簡25 簡26 簡28 簡34

A類寫法的“童”字，在此之前曾見於天星觀簡、郭店《語叢四》14號簡[[2]](#endnote-2)、清華簡《封許》8號簡等[[3]](#endnote-3)。與楚文字中常見的“童”字相比，如果說有所不同的話，在於A類的“童”字所從的“目”形中間省去了兩筆。B類則是在A類“童”字的基礎上，在“目”形的左右兩邊多了兩個“白”形的偏旁。從簡文文意來看，這兩類不同寫法的“童”字，詞義應該是有所區別的。B類的“童”字，都讀作“重複”之“重”，如“重席”一詞，見於傳世文獻。《儀禮·大射》：“司宮兼卷重席，設於賓左東上。卿升拜受觚，主人拜送觚，卿辭重席。”鄭玄注：“重席，重蒲筵緇布純也。”與上揭（2）簡文文意極為接近。（3）中的“重”應訓為“再”。《楚辭·離騷》：“又重之以脩能”，洪興祖補注：“重，再也。”《廣雅·釋言》：“重，再也。”典籍中有“再辱”一詞，如《左傳·成公十六年》：“晉韓厥從鄭伯，其御杜溷羅曰：‘速從之？其御屢顧，不在馬，可及也。’”韓厥曰：‘不可以**再辱**國君。’”又《史記·楚世家》：“昭王病甚，乃召諸公子大夫曰：‘孤不佞，再辱楚國之師，今乃得以天壽終，孤之幸也。’”《管子·大匡》：“召忽曰：‘何懼乎？吾不蚤死，將胥有所定也。今既定矣，令子相齊之左，必令忽相齊之右。雖然，殺君而用吾身，是再辱我也。子為生臣，忽為死臣。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，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。子生而霸諸侯，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。死者成行，生者成名。名不兩立，行不虛至。子其勉之，死生有分矣。’”

是其證。

而A類的“童”字，雖然簡文有所殘缺，但是從文意看應該讀作“加重”之“重”。如下面的例子：

（4）秦伯使西乞術來聘，且言將伐晉。襄仲辭玉曰：“君不忘先君之好，照臨魯國，鎮撫其社稷，**重之以大器**，寡君敢辭玉。”《左傳·文公十二年》

（5）晉郤至如楚聘，且蒞盟。……子反曰：“日云莫矣，寡君須矣，吾子其入也！”賓曰：“君不忘先君之好，施及下臣，貺之以大禮，**重之以備樂**。如天之福，兩君相見，何以代此？下臣不敢。”《左傳·成公十二年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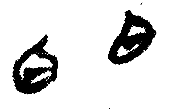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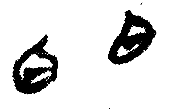
（6）城濮之役，晉無楚備，以敗於邲。邲之役，楚無晉備，以敗於鄢。自鄢以來，晉不失備，而加之以禮，**重之以睦**，是以楚弗能報，而求親焉。既獲姻親，又欲恥之，以召寇讎，備之若何，誰其重此？若有其人，恥之可也。若其未有，君亦圖之。……。《左傳·昭公五年》

（7）夫宮室不崇，器無彤鏤，儉也；身聳除潔，外內齊給，敬也；宴好享賜，不踰其上，讓也；賓之禮事，放上而動，咨也。如是，而加之以無私，**重之以不殽**，能避怨矣。居儉動敬，德讓事咨，而能避怨，以為卿佐，其有不興乎！《國語·周語下》

（8）夫為四鄰之援，結諸侯之信，**重之以婚姻**，申之以盟誓，固國之艱急是為。鑄名器，藏寶財，固民之殄病是待。今國病矣，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！《國語·魯語上》

（9）君貺使臣以大禮**，重之以六德**敢不重拜。《國語·魯語下》

（10）雖珠玉滿體，文繡充棺，黃金充槨，加之以丹矸，**重之以曾青**，犀象以為樹，琅玕、龍茲、華覲以為實，人猶莫之抇也。《荀子·正論》

可見，AB兩類的“童”字形體不同，大概是跟其詞義不同有關係的。至於說B類的“童”字為何如此構形，清華簡的整理者沒有做出說明。我懷疑它很可能就是“重瞳”的“瞳”字。也就是說，B類的“童”字是一個從“”“童”聲的字，“”很可能是“重瞳”之“瞳”的象形初文。

由此我們聯想到清華簡《五紀》中的一個奇字：

《五紀》25 《五紀》76 《五紀》84

相關簡文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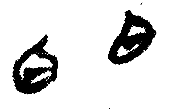
（11）建星、牽牛、婺女、虛、危、**營室、壁**；奎、婁女、胃、昴、濁、參、伐；狼、弧、咮、張、七星、翼、軫；大角、天根、本角、駟、心、尾、箕。《五紀》簡25—26

（12）后乃載位於建星，禮樂於牽牛，賓安於婺女，作巧讓於虛，張次施茧於危，載廟於**營室**，明啟於**壁**。后乃劃溉蔽谷於奎，屬躬於婁女，藏於胃，造群於昴，綱於濁，折中於參，作武禱誡於伐。后乃狩於狼，始射於弧，斂五種於咮，始餥於張，權稱於七星，相身於翼，春邑免難，秋載落相於軫。后乃設芒於大角，祈年於天根，曾於本角，備馬於駟，發猷於心，壅障於尾，簡揚於箕。《五紀》簡75—79

（13）大角爲耳，建星爲目，南門之間爲鼻，箕爲口，北斗爲心，**壁**爲肺肝，狼爲腎，伐爲朘，軫爲尻，奎爲植，甲午之旬是司。《五紀》簡83—85

簡文（11）（12）都是把“營室”與“壁”並舉，可見其關係之密切。曾侯乙墓漆箱上的二十八宿名稱，也是把“西營”“東營”並列的，“東營”無疑就相當於後來的“東壁”和《五紀》中的“壁”。《詩經·鄘風·定之方中》：“定之方中，作於楚宮。”鄭箋：“定星昏中而正，於是可以營制宮室，故謂之營室。定昏中而正，謂小雪時，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。”學者們把《五紀》中的“壁”與文獻中二十八宿之一的“東壁”關聯起來，考慮的方向顯然是正確。但是“”字如何與“東”字對應起來，則一直缺乏線索可循。石小力先生認為“”從上下重疊之“白”，疑為“東”字之訛[[4]](#endnote-4)。清華簡《五紀》的整理者謂簡文“壁”對應“東壁”，未詳[[5]](#endnote-5)。衛燦先生認為此二“白”形之字應為《說文》之“皛”。《說文》：“皛，顯也。從三白，讀若皎。”“皛壁”讀作“皎壁”，意為明亮、顯明之壁宿[[6]](#endnote-6)。

除了《五紀》簡整理者的說法較為審慎之外，石、衛兩位先生的說法都是有問題的。古文字中“”與“東”形體不近，沒有訛混的例證，石小力先生的說法難以讓人信服。至於衛燦先生的說法，也不可信。因為“”與《說文》之“皛”是否有關係，缺乏證據支持。再者，把“”讀作“皎”，更是徹底拋開了文獻中的“東壁”與“壁”的聯繫。

我們認為，“”肯定是一個讀音與“東”接近的字。現在我們通過《大夫食禮》簡中B類形體的“童”字推測，“”大概就是為“重瞳”之“瞳”造的字，與“”形相比，不過是把兩個所謂的“白”形從左右結構變為上下結構而已。

上古韻“瞳”書定母東部，與端母東部的“東”字讀音非常相近。金文中的“鐘”字，聲符或者從“童”“東”[[7]](#endnote-7)。清華簡《祝辭》3、4、5三枚簡上的“童”字寫作形[[8]](#endnote-8)，下邊從“東”形，是其證。清華簡《五行》中“東壁”之“東”，寫作“重瞳”之“瞳”，從讀音上說，當然是沒有問題的。

1.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叁）》，中西書局2023年，第16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李守奎編著：《楚文字編》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，第15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李學勤主編，賈連翔、沈建華編著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肆—陸）文字編》，中西書局2017年，第6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石小力：《清華簡〈五紀〉中的二十八宿初探》，《文物》2021年第9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壹）》，中西書局2021年，第9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衛燦：《清華簡〈五紀〉天文星象研究》，長江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（指導教師：吳勇），2022年3月，第2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容庚編著：《金文編》，中華書局1985年，第915—91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李學勤主編，沈建華、賈連翔編著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—叁）文字編》（修訂本），中西書局2020年，第7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